

殘 夜

(中 篇 小 說)

倪 貽 德 著

北 新 書 局 印 行

1 9 2 8

殘 夜

殘 夜

一,

從S埠開到W地的火車,這幾天異常的擁擠,尤其是在夜快車裏,因為人們都怕日間炎陽的薰逼,在夜快車中可以得到一點晚來的清風。

W地是全國最優良的避暑地帶,那兒依山抱湖,風景優勝,近來更有許多西洋的僑商在那邊,到處建築起避暑山莊來,在湖上行駛着汽油的小艇,便增加了一層現代味了。每到了炎夏開始的時候,各處的資產階級的所謂名流閨秀,尤其是S埠的許多富商以及學界中的男

女,都乘興到那地方去,或租旅舍,或住別墅,享盡悠閒的清福。

那一晚夜快車的二等車輛裏,當然也是照常的擁擠,有幾個上車遲一點的,祇得直挺挺地站立着或蹬踞在車箱的門邊。

時候已經是一點多鐘了,那車子裏面的旅客,大都是東倒西歪地熟睡着,只聽得車輪磨碾軌道,在永恆不息地發出‘共同奮鬥’‘共同奮鬥’……的聲音。

這時惟有靠在車箱的角旁。坐在侍者放置茶具的狹條板上的幾個青年,還像精神很興奮似的,在旁若無人地高談闊論,他們大約是因為座位的過於侷促,不易安然入睡,藉着閒談以安慰旅途中的寂寞的。

“我們這一次居然會到W地去走一遭,真是料想不到的一回事,啊人事真是

難以逆料。”一位帶有浪漫色彩的青年在對着他的同伴發着無爲的感慨。“我覺得今天一上了車，我們這半年來無聊的生活好像告了一個段落似的。我們今後到W地的一個夏天的生活，總當有點意義才好。”

“那是當然，我們到了那個避暑的勝地去，至少各人都可以做一點東西出來，我就想完成我那個計劃好了的樂譜，你們也可以多作幾張風景畫。”一位清秀而文雅的青年，操着北方口音說。

“不過，我們這樣一走，那位葉老先生，怕更要天天喊着煩悶寂寞了。”另一個瘦長的青年用着滑稽口音說。

“阿，那位葉老先生真是無聊，遇到人總是發牢騷，老是在那裏說，中國的社會太薄情了，再也住不下去。”

“他怕又要到法國去了。但是他再

去也是沒有用的,你看他法國已經去過兩次,回來還不是一樣的無聊,談起話來老是這樣的一套。”

“是的,老是這樣的一套,他還要提倡殉情主義呢,說爲了愛情而自殺,殺人,都是值得我們讚美的。”

“他是只會提倡人家去自殺,你看他自己失了戀到現在還活在那裏。”

“但是,他對於情殺總算是個有研究的人了。你看他連什麼地方情殺最爲適宜,他都調查得很清楚。”

“是的,他曾經說過自殺最好的所在千丈岩,就在那W地,那地方聽他說得怎樣險峻動人,我們這一回總可以去見識見識了。”

他們幾個青年一面這樣談着,一面却各人都在不約而同地注意到隔開他們不遠的一位女郎的身上去。那少女

看上去大約祇有十八九歲的年齡，圓圓的一個粉臉，宛如滿月一樣，額上披着一層鬆散的黑髮，更襯托出他面上淺紅的色彩來，細長的雙眼和苗條的彎眉，與其說她是 *Modern Girl* 倒不如說她帶有東方古代趣味的美人的妥當。她這時正斜依在窗邊，低眉熟睡着，依着車輪的振動，她的身體也在一顫一盪地搖擺。

“噲，你看痴了麼？”那帶有浪漫色彩的青年講完了話，見那清秀文雅的北方少年只是在偷眼痴看對面的女郎不去理會他，便推動着他的肩膀說。

“啊，真好看呢，好一幅美人春睡圖喇！”那北方口音的少年微笑着對他的同伴說。

“我猜，她定是密斯脫高對我們說起過的蘇小姐吧？”

“是的，這次我們同來的祇有三個女

子,其餘二位都是我們早已認得的,那麼這一位定是蘇小姐無疑的了。”

“我們以後要和她時常在一起呢。
顏君,你到是最有希望的一個。

“胡說,像這樣年輕的女郎,怕還沒有情人嗎?”

“那到不要緊,你只要有本領,儘可以從人家手中奪過來,哈哈,我今天預先恭賀你。”那浪漫色彩的青年拍着北方口音的青年高笑地說,“哈哈……”其餘兩個青年也都笑了起來。

他們再這樣的談笑了一會,各人也都有些倦意了,便互相依傍着權作假寐,只火車還在不息地前進,好像要衝破這黑暗的沈默的樣子。

二,

這二等車輛裏面的幾個青年,清秀

文雅操着北方口音的是提琴家顏文海，其餘兩個却是洋畫家，他們在S埠的時候，時常聚在一起，或在珈琲館裏，或閒坐公園的荷池邊上，談論他們對於藝術的意見，或批評各家藝術的短長。他們三個人之中，顏文海的年紀最輕，而他的面貌也最美，他的提琴的藝術，因為有過人的天才又經過名師的指導，在國內已經可以說是首屈一指的名家了。最近更加入了S埠市政廳的管弦樂隊裏演奏，更轟動了全埠中外人士的聽聞。

在今年春天，他們幾個人都被一所新辦的藝術學校裏聘為教授，更能朝夕聚在一起作他們藝術的探討。但因為那藝術學校是由幾個毫無能力的人想投機辦起來的，再加以年來國內社會的搖動不安，投攷的學生寥寥無幾，所以不到半年，經濟便宣告破產，他們的薪水也都

受了影響。到後來悔恨也來不及了。

暑假快將到臨了，他們更感到漫漫長夏的不容易過去。

顏文海的計劃，本想在這暑假裏面，自己在外邊賃一所比較寬廠的房屋，辦一個暑期音樂研究所，教授一點提琴的藝術，待到秋天，就預備乘輪到西洋留學去。

他曾經到過許多交通比較便利的街道上去找尋房屋，但結果不是租金太昂便是結構太劣，暑假一天天的近了，他計劃的實現還沒有把握。

有一天的上午，他在無聊之中，和那兩位畫家無意中走到太平洋電影公司裏去參觀，恰恰遇到了那電影公司的主任高野。高野一見了顏文海，便拍着他的肩膀高興地說：

“啊，顏君，我正想來找你們，你們來了

正好，我有話要和你們談。”

他們便隨着高野走到那公司的會客室裏，坐下之後，高野就把他最近對於電影上的計劃向他們宣佈說：

“我現在預備在這一個夏天，攝演我新近編就的那個劇本，外景我已決定了取材於W避暑地帶，那兒有險峻的山峯，有鏡平的湖面，以及瀑布奔流的奇觀，更有許多西洋新式的建築，極富有現代色彩。劇中主人公的自殺一節，就利用那著名的千丈岩的背景，定可以使這影片更有精采。”高野用了他那急促而高朗的音調，一口氣說下去，好像對於前途的希望極抱樂觀的樣子。

“那麼演員也都派定了麼？”顏文海接着問他。

“演員，當然是沒有問題，我們這裏男女的角色都很齊全，而且這一次更加入

了一位女演員蘇小姐,更可以使我們這
個隊伍裏增加不少的興趣。”

“蘇小姐! 以前到不曾看見過她。”
顏文海帶着好奇心說。

“她是一個極美麗的姑娘,你們將來
看見了定要讚美的。”高野微笑地說着:

“密司脫顏你現在已經加入了市政廳
的管弦樂隊,地位自然很高了。不過你
如能在這暑期中和我們同到W地去走
一遭,那更是我們所歡迎的。我這一次
還準備到那兒去開一個大規模的中西
音樂會,中樂方面,已約定了最著名的絲
竹大家厲謙德老先生當主任,他還有三
位公子也是同去的。西樂方面,我想除
了你再尋不出第二個人了。密司脫顏,
你一定和我們去走一遭怎麼樣?”

他又對其餘的兩位青年畫家說:

“你們願意同去也很歡迎,在背景方

面正需要你們幫一點忙。”

他們幾個人是正在打算着暑期中的生活如何過去,如今聽了高野的這番話,正合他們的心懷,他們立刻都表示同意了,並且和高野約定了出發的日期。

高野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是專門研究文藝的,尤其對於戲劇方面最有興趣,他在國內的新興文壇上,已有了相當的位置,也已絡繹出了幾本創作集,很受一般青年的歡迎。

自從電影事業傳到國內以來,在社會上曾經轟動過一時,在這時候,高野也拋棄了向來的著作生活,從事於電影事業的發展了。他曾獨立經營,組織了一個太平洋電影公司,自己經理,自己編劇,自己導演,已經出品的片子,有“爲誰犧牲”一片,內容和結構當然比較一般的高出一層,但社會上能了解賞識的還是

很少。他並不因此而灰心，新近更編就了一個脚本“咖啡店之侍女”劇中的內容，大約是述兩個大學生，平時意志極相投合，後來同時愛上了一個咖啡店的侍女，兩人內心的暗鬥甚劇，後來終被大學生A獲勝。大學生B悲憤之餘，將所有的家產完全毀盡，到農民中去做下層工作，而大學生A自與咖啡店侍女結婚後，日惟奢侈作樂，他父親所經營的工廠也置之不顧，後來那咖啡店侍女似有所悟，遂棄A而就B。這時大學生A的工廠也將破產，他的事業和戀愛，都相繼失敗，自覺無面目再見世人，在某日的黃昏，投江自殺。——這是大略的情形，其中還加入了不少的穿插。

這一個劇本就是預備這次到W避暑地帶去攝片的。

在仲夏的某一夜，高野便率領了一

大隊的演員——約共二十餘人——趁了當晚的夜快車到W地去。

三，

次日上午七點鐘的時分，火車到W地的車站。從W火車站到羅蘭湖之濱——W地的避暑中心點——約有六十里的汽車路。他們連人帶行李一共僱了八輛汽車一連串的齊向羅蘭湖進發。這六十里的汽車路差不多盡是山道，在萬山叢中，一條蜿蜒曲折的黃沙大道，連綿不斷的如像長蛇一般。霉雨期過去不多久，氣候正在蓬勃鬱發的時候，遍山遍野都長滿了豐茂的綠草和一叢一叢的密樹，間有幾處高聳的洋樓和紅牆的寺院點綴在山腰樹後，更使這山野中生動活潑起來。有時汽車走到高坡的時候，遠望過去，一直可以看得見羅蘭湖的

一線，沐浴在朝陽光裏，發出閃閃的微光。有時汽車走到山腰之中，四山圍抱，好像沒有出路的一般，但峯迴路轉，却又是別一天地。在初到這裏來的人，定會不絕地讚嘆這地勢的浩濶險峻，這景色的奇秀入畫，而說牠是帶有南歐明媚的風光的。

汽車開足了速率，大約行駛了一個半鐘頭的光景，才到了這避暑的中心點——羅蘭湖之濱——這裏的街道異常的寬闊，兩旁盡是修整的綠蔭，靠着湖濱一帶，更有平坦的芳草地，上面隨處都有安樂椅，以備旅客隨意的閑坐。這兒的商店，除了大旅社，飯店，酒樓之外，還有許多外國書舖以及雜具用品的店舖。聽說在平常時候，市面是異常冷落的，差不多家家都緊閉着門，到別處去經營商業去了，惟有在暑期之中——從五月直

到九月半的中間，各處來避暑的人，尤其是西洋的僑商佔據多數，都聚到這裏來，許多投機的商人也都回到這裏來販賣需要的貨品，市面便百陪興盛於平時了。但雖在繁盛之中，仍舊能保持着和平靜寂的情調，非S市的嘈雜擾攘可以比擬的。

這幾天因為季候已近中夏，各地前來避暑的遊客異常的擁擠，各家商店裏都有人滿之患，所以他們這一個團體——太平洋電影公司的全體演員職員——不能同住在一處，祇得設法分住到幾家旅館裏去。這兒除了幾個重要的人物，如高野、鄧樹春、丁槐、顏文海、蘇小姐幾個人住在全W地最高貴的湖濱飯店之外，其餘的多分住在附近的幾家比較小一點的旅社裏。

他們的分配是這樣的，高野、鄧樹春、